目　录

（1）抗战初期党在佛山活动的情况……何君侠（1）
（2）精神粮食供应社和佛山抗战初期的救亡活动
……何筱蕴（6）
（3）光明读书会的抗日宣传活动……霍赐冰（9）
（4）救亡、学习、追求
——抗战初期在佛山活动片断…杜国彪（11）
（5）革命烈士——吴勤……陈兆宪（20）
（6）中山横门抗击日军登陆战斗简述…吴子仁（29）
（7）部队怎样做好统战工作去争取胜利的
……陈　胜（35）
（8）严惩顽固派，二打林头村……吴子仁（39）
（9）爱国大夫秘密抢救和医治抗日战士
……陈　胜（42）
（10）石头乡民抗日战斗纪实……霍源等（46）
（11）石头乡乡史……区瑞芝（51）
（12）抗战岁月……陆君倘（54）
（13）陈士炯的抗战诗画选……梁少贤（57）
（14）抗战期间佛山的工商业蒙受严重摧残
……林乃燊（64）
（15）佛山沦陷时两个暴发的行业……麦大华（6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6）佛山沦陷后工商业的变化……区瑞芝（73）
（17）集体屠杀惨案及其它……陈兆宪（79）
（18）佛山沦陷散记及民间顺口溜……区瑞芝（84）
（19）佛山沦陷初期的种种色色……陈华三等（96）
（20）佛山沦陷时期忆述……李　铣（100）
（21）佛山沦陷前后的教育概况……朱哲夫（104）

抗战初期党在佛山活动的情况

何君侠

我是一九三八年初到佛山，十月沦陷前离开。现在把我在佛山参加抗先及佛山党的活动情况回顾如下。

三七年冬我辞却农村教师职务，回广州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后因生活无着，三八年初，由一位熟人介绍我到佛山南海县政府田亩清查处搞抄写工作，以维持生活。到佛山前我已在广州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和广东抗战教育实践社，并与几位青年在广州的河南开办了两个抗战启蒙班。到佛山后我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经常到一间叫做“精神粮食供应社”的进步书店买书，并想从这里结识一些青年朋友。后来书店主人何若愚介绍我与陈火生同志认识（陈火生同志是从香港回来的党员，当时是佛山地下党负责人）。我和陈火生相识后，陈便邀我跟他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那时佛山有一个抗日团体，叫做广东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广东救亡呼声社，是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任名誉会长。陈火生同志曾告诉我：湛小岑是大革命时的共产党员，后来脱党，抗战初期是我党的统战对象）。佛山分社社长是黄侠生，陈火生是呼声分社的文书，他经常以呼声分社名义到街头出墙报、演讲、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我就和他一起进行活动。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谈心，谈抗日救亡等各种问题，我们观点很一致，谈得很投机。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由陈火生同志介绍我入党。林锵云同志是我的入党监

誓人。同年八月佛山成立了共产党特别支部，陈火生同志任支部书记，苏干华任组织委员，我担任宣传委员。佛山党支部是由林锵云同志领导，林锵云以省委的名义向我们传达省委指示和布置工作，每次都是陈火生和我向林汇报工作（因苏干华在官山）。党支部成立后，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到学生、手工业工人和居民群众中活动，或召开演讲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必胜的思想，批驳亡国论、恐日病等各种错误言论。并以呼声社的名义团结进步青年，吸收青年参加呼声分社。当时有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了呼声社，而手工业工人参加的最多，还有一些县政府职员也参加进来。上级党组织很关心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呼声分社召开演讲会时，林锵云同志还到会讲话。经过宣传鼓动，呼声社发展到几百人。党的第二方面工作是建党，发展党员。我们除了对呼声分社社员进行工作外，还通过粮食供应社介绍进步书籍给那些要求进步的青年阅读，同时与他们个别谈心，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宣传党的各项主张、党的奋斗目标等等。经过一段时间教育后，把那些条件成熟的青年吸收入党。广州沦陷前，由我负责吸收入党的有何若愚、叶叔明、黄月等几个党员，以后佛山支部撤退到广宁后又吸收了几个党员。陈火生同志主要是在手工业工人中做党的工作，我只知道招曙是他发展的，其余发展了哪些党员我不清楚，因为根据地下党秘密活动条件，只有支部书记才能掌握整个支部的情况，林锵云同志曾传达省委指示，准备把佛山特支扩大为南海县委，只因广州不久即沦陷，故未实现。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在大鹏湾登陆，国民党军

队不战而退，局势很紧张，林锵云同志在佛山火车站前的草地和我们接头，传达省委指示，布置我们如广州沦陷，便把进步青年撤出沦陷区去打游击。所以在广州沦陷前几天，我们便以救亡呼声分社名义组织起一战时工作队，准备必要时把青年撤退。广州沦陷前夕，湛小岑到佛山，带领国民党中区抗战督导团，实际上是逃跑组织。由于当时伙食成问题，湛便要我们把救亡呼声分社战时工作大队改为中区抗战督导团战时工作大队，以便沿途向国民党政府领取伙食费。呼声社战时工作大队的成员，大部分是手工业工人、青年学生和小部分从广州撤退失却联系的“抗先”队员，一共三百多人，下设三个中队。黄侠生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陈火生任第二中队长，三个中队都是党员领导的，黄侠生名义上是大队长，但由于他的作风不好，在青年中没有威信，所以整个大队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员掌握。广州沦陷前夕，抗先总队部也来到了佛山。沦陷的那一天晚上，湛小岑在佛山召集抗战团体开会，他在会上讲话，会议开了一半，听说广州沦陷，湛马上开车走了。我们工作大队也连夜撤退，撤到附近一个乡村想住下来，但怕引起日军注意，我们只好沿广云公路继续撤退，到深夜才在广云公路旁一所祠堂里住宿。当时见到西南镇起了大火（是土匪趁撤退机会抢烧），我们以为日军已占领了西南，所以在第二天凌晨就饿着肚皮绕道到三水龙塘乡休息。我以前在这里教过书，比较容易解决吃饭问题。由于怕日军封锁江面，刚吃过饭就急急忙忙从马房渡江，经草塘到四会城。在四会城住了一晚后，就到广宁。因为救亡呼声社是集体参加“抗先”的，这时“抗先”总队部已撤退到广宁，所以我们的战时工作大队便改名为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抗先”战时工作大队，并与撤到广宁的“抗先”战时工作队举行晚会联欢。

当时党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曾养甫办的三个干部训练大队，曾养甫是国民党广州市长，撤退到广宁后，他自称为“西江八属游击总指挥”，并委出了七个广州游击支队，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办了个干部训练所，委小岑任政治主任，训练所下设政治大队、军事大队、妇女大队。我们佛山党支部在这个时候分成两个支部，一个支部由陈火生领导，另一个由我领导。仍称佛山特别支部，党员除我外有杜鉴垣(杜路)、杜国彪、叶叔明、郑大英、何筱蕴等。陈火生则带领招曙及一些手工业工人共几十人到广游七支队工作，我带领两杜、郑大英及几十名知识青年参加政治大队。叶叔明带一批手工业工人参加军事大队，何筱蕴参加妇女大队。参加政治大队的青年多数是抗先队员。政治大队有三个中队，第一中队是广州的大学生，第二中队是从佛山撤出来的抗先队员，第三中队是西江地区招考来的青年，其中不少是抗先队员。“抗先”总队通知我在政治大队中成立“抗先”独立中队，由我当中队长。党支部经常以这个“抗先”独立中队名义出面开展各种活动，组织青年讨论抗日救亡理论，教育、争取中间落后青年，不断与政治大队的反动宣传和法西斯式的军事管理作斗争。

一九三九年初，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把政治大队及军事、妇女大队调到粤北韶关改编。当时四战区办了一个游击政工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击队训练班）。为了掌握敌后武装，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要尽力争取考入该训练班。结果政治大队有六、七十名队员考进游击训练班，佛山

很多青年都考上了。在游击训练班时，佛山党支部由北江特委直接领导，除我和杜路、杜国彪、郑大英外，还替陈思奋，邓维亚、欧宝灵三人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他们都是政治大队学员考入游击训练班的）。在游击训练班训练一个月后，学员分派到国民党各游击区当政训员。我和杜路、杜国彪、郑大英被派到伍观淇的第二游击区当政训员，邓维亚等三人则分派到别的游击区去。在第二游击区中，仍然成立党支部，由我当支部书记，不久，党组织调我到增城、从化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党支部书记改由杜路担任。

王文良　庞海整理

（转自“佛山市党史资料汇编”第一集）



精神粮食供应社和佛山抗战初期的救亡活动

何筱蕴

一九三八年初，我的三叔父何若愚受当时爱国思想的影响，在佛山开办了一间进步书店，叫精神粮食供应社，宣传抗日救亡。何若愚夫妇和我，以及一批爱国青年，以后就在这书店认识了佛山地下党的同志，在党的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们的家乡在佛山石湾，祖父是经营出口厘竹业的，到父亲时家庭经济已出现破产。何若愚叔父（原名何圣作）青少年时代读过书，也曾做过短时期生意，由于患有肺结核病，所以很多时间都只能在家休养。他原来在广州，从读书时候起，有爱国思想，关心国家大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常痛恨，也有反封建思想，本身也无意于继续做生意“兴家立业”，当时不顾家里的反对，与理发工人黄月结了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广州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我这时刚好在广州女子职业学校毕业，也参加了广州的抗日救亡工作，当宣传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广州遭到日寇飞机轰炸以后，我们全家回到家乡佛山居住，继续参加佛山的抗日救亡活动。

这时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宽对进步书刊的禁令。何若愚叔父了解到佛山虽然有书

店，但却没有一间出售进步书刊。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初，他就开办了一间书店，专门出售进步书刊。他体会到，广大爱国的热血青年，最迫切需要的是救国的真理，精神的粮食，所以书店取名为精神粮食供应社。书店的地址在锦华路北香园饭店的地方，是一间两层小楼房。何若愚负责从广州购进书刊，婶婶黄月负责出售。这里出售的都是当时宣传革命、宣传抗战的进步书籍、刊物，记得有《新华日报》、《大众日报》等刊物，以及列宁、斯大林、高尔基、毛泽东、鲁迅、邹韬奋等人的著作。这间书店虽然规模很小，但在佛山有一定的影响。不少爱国青年慕名而来，在这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购书。

何若愚就在这时认识了到书店活动的佛山地下党负责人陈火生、何君侠同志（两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后来了解到的）。陈火生、何君侠通过何若愚的介绍，认识了经常到书店买书的进步青年招曙、杜鉴垣（杜路）、杜国彪等人。这些青年在陈火生等同志的教育影响下，积极投身到佛山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据我所了解，何若愚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记得在广州将近沦陷告急的时候，一天，何若愚告诉我下午有一个人要找他，教我如何用约定的话回答这个人，因此，我就知道，他已经入了党。

这时的佛山群众救亡活动在党的领导下搞得十分火热，我们经常到群众中去做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爱国学生们组成了宣传队、歌咏队，宣传抗日；爱国群众在晚上走上街头举行火炬游行，高呼抗战口号，他们还纷纷为抗日自动献金卖花，连我妹妹这些小学生也积极参加了宣传活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前，佛山一百多名爱国青年组成了一个救亡呼声社佛山分社，在陈火生、何君侠等同志的带领下撤离佛山，组成战时工作队，从佛山出发到广宁。我和何若愚、黄月同志也参加了战时工作队。精神粮食供应社在这时候停办。为了在撤退的途中继续进行宣传，我们把书店的一批革命书刊以及一批《日寇暴行录》等书绑在行李中随身携带。我们对这些书刊十分珍视，在行军中，负荷太重时，宁可丢掉衣服也保存书刊。为了解决生活、取得合法活动权利和经费来源，通过一些关系把佛山的呼声分社战时工作队改为“中区抗战督导团”的战时工作大队，离开佛山经三水、四会到广宁，沿途我们不怕辛苦，每到一个宿营地都进行宣传，散发抗日传单，贴标语。

佛山战时工作队到了广宁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便结束，于是男队员参加了国民党政府西江行署政治大队，女队员参加了广州市在营模范团妇女大队，接受训练。这两个大队是曾养甫（原任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这时是“西江行署主任”）用抗战名义组织的。我和黄月到了妇女大队（驻广宁古水）当学员。我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何君侠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我因粤北党组织停止活动而与党失掉联系）。以后何若愚同志因为肺病严重，经组织批准，与爱人黄月到了怀集（当时属广西省）休养，何若愚同志在两年后不幸病逝。

何筱蕴口述　王文良　庞海整理

〔摘自“佛山党史资料汇编”第三集〕

光明读书会的抗日宣传活动

霍赐冰

1937年约4月初，广州市中山大学地下党一个小组的陈业昌、冯作圣、许侃等3人，来佛山镇组织学生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就在南师中以组织光明读书会的形式，指导读书会男女七人：张国平、黎月清、陈燕柳、霍赐冰、梁妹、许伊、苏干华等学习大众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从延安寄来的列宁选集、新华报、抗日宣传小册子和进步杂志如《世界知识》、《妇女生活》、《青年知识》、《论持久战》、《读书生活》等等。逢星期日上午在郊外山紫村的树林里、绿瓦观音庙、公路傍集中，席地而坐，听形势报告、时事分析或讨论读书心得，提出疑难问题解答、学唱抗日歌曲等。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地下党小组陈业昌、冯作圣、许侃（已故）带领我们开始到街头宣传抗日道理。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各人自己买备纸笔，写好抗日歌曲和中国地图，晚上到翠眉楼、三品楼、天海楼的门前宣传抗日，进行演讲，教群众唱抗日歌曲，带领群众高呼抗日口号。

1938年初，地下党小组领导我们参加南海县佛山镇的宣传队，并串连南师各班进步同学参加，开展宣传抗日活动。逢星期日上午我们读书会便分工负责写壁报、抄标语贴到南师学校、普君圩口、翠眉楼、三品楼、天海楼等附近地方；晚上又到树德礼堂、莲花路教堂、中山公园精武会礼堂

等地讲抗日形势，讲持久战必胜，教群众唱抗日歌曲，领导群众高呼抗日口号。

1938年寒暑假期，我们排练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到石湾、张槎、盐步、乐从、乐安、民乐、官山、西樵山等地演出，更好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前后一年多宣传抗日活动以来，受教育的群众约有八千多人；演出街头剧得到的钱和光明读书会成员自己捐献的钱都交给地下党小组买药物寄到延安。后来在《新华报》里还见到这一则新闻。

1938年期间，光明读书会中的成员，有几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到佛山沦陷前夕，读书会成员有四人参加了抗日后援会、菲律宾救护队和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其他三人在不同的读书和工作岗位上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本材料主要是根据张国平、黎月清、梁妹、陈蕉柳四位老大姐的回忆写成。）



救亡 学习 追求

——抗战初期在佛山活动片断——

杜国彪

我于一九三四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在祖庙左侧的南海县立第一初级中学读二、三年级。毕业后，转赴广州的南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抗战开始又回佛山工作，直至广州沦陷才撤出。回忆抗战初期的往事，虽属鳞鳞爪爪，我总忘不了曾经学习和工作过三年的佛山；忘不了这古老城镇上曾经掀起的救亡运动；更忘不了当年那些献身于民族解放、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着艰苦斗争的战友们。现在回顾当年，仍觉热血沸腾，好象又回到年青的时代去了。

怒吼吧！古老的城镇

佛山，这古老的城镇，邻近广州，交通方便，消息灵敏。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上响起了抗战的枪声，佛山很快就开始了抗战的宣传动员，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前进！前进！”抗战救亡的歌声，开始是在中学里唱起来，接着，小学、机关、居民都唱起来了。歌声越唱越大，越唱越响亮。

救亡歌曲唱得比较起劲的，当时要算南海一中了。这间学校学生的救亡运动开展得比较早。还在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在这间学校读初中三年级时，担任了全校的学生会主席。那期间，北平的学生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广州一些大、中学校接着响应。南海一中的同学们在北平和广州学生运动的影响下，眼看着外敌入侵得寸进尺，东三省沦陷，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国民党当局却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敌人步步退让，祖国岌岌可危，我们也奋起响应。在学生会的率领下，同学们走上街头，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宣传抗战救亡。那时，我和同班的同学就走到福禄路上，大家振臂高呼，慷慨激昂地宣传团结抗战。所到之处，行人围观，静听我们的救亡呼声。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我重返母校工作时，学校里救亡歌曲已经热闹地唱起来了。南海一中有一位音乐教师黄友棣，是对音乐很有研究的人。他课余既不逛街，也不看戏；年纪不小，却不谈恋爱；一有空闲便躲在后楼上的教师宿舍，埋头钻研音乐，苦练技巧。白天弹钢琴，晚上拉小提琴，并且创作歌曲。抗战开始以后，他一反过去创作的陈旧内容，转而创作出动员群众抗战的雄壮的词曲，印成小册子，用以教学生唱歌。这些宣传抗战的歌曲大受群众欢迎，连小学校里也争相唱起来了。黄友棣曾在升平路的大戏院举办了以抗战歌曲为内容的音乐会。他以熟练的技巧，用小提琴反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和以钢琴伴奏演唱自己创作的歌

曲，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南海一中大唱救亡歌曲的同时，全国流行的救亡歌曲也在很多学校甚至街头巷尾先后唱起来了。

古老的佛山城镇还出现了救亡戏剧的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一街头剧在南海一中球场上演出后，同学们就走上街头演出。演出的效果比口头演讲动人，吸引着成群的观众，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呼声。

救亡运动陆续展开，华英中学、南海师范的同学们，以至民众教育馆人员都投入到抗战宣传中去，用各种办法向群众进行抗战的宣传动员。

那时，佛山时常会响起防空警报声，万恶的侵华日军向人们发出威胁：战争的烽火快要燃烧到佛山来了。然而警报声也促使着热血的中华儿女发出更响亮的呼喊：怒吼吧！古老的城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抗战救亡宣传还有另一种做法，是在课堂里向学生们进行更深入的宣传教育。我那时除了在南海一中担任事务员外，晚上还负责办理民众夜校，日间则抽空到普君圩附近的博文小学兼课。

南海一中的民众夜校原为扫盲性质，不收学费。学生都是祖庙附近的居民，年龄不一，小的十四岁，大的三十岁；有工人，有小贩，有贫苦的居民；有男有女，而以女的占多数。上课的内容，除了教授识字课本及珠算以外，则是音乐。我教学生们唱救亡歌曲，教唱时讲解歌词，使学生们懂得歌词的意义，唱出了救亡的要求。教课本和珠算时，总要生动地联系到抗战的形势，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下课后，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总有一批学生还不愿走，围拢着

我同这间那，关心着祖国的命运，关心着战争的发展。

教了一个学期，要求入学的人员增加，到一九三八年初扩充为两个班。由南海一中在学的几个同学给我分担讲课。广州沦陷时，民众夜校结束，我就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些朴实可爱的学生们了。

博文小学原是由两个私塾老师主办的。原有学生五、六十人，分为初小四年级两班，新式教学。我在那里兼任了音乐和体育两课，这在学校里是前所未有的课程。我利用着课堂教学生们唱救亡歌曲，讲抗战救亡的道理和抗战的故事。我原以为小学生年轻，是不一定高兴的，谁知却大受欢迎。

到一九三八年初，博文小学由我姐姐与我的一个同学接办，杜路同志和我及程颂文同志都在校内任教。从此，这间学校活跃起来了，学生骤增至一百多人，增设了五年级，设了三个课室。学校成了我们宣传抗战的阵地，成了我们集合志同道合的同志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场所。

我曾为博文小学写了一首校歌，歌词是："我们是小儿童，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翁。责任繁且重，不容稍放松。快快来准备，练成钢脑袋，磨成铁身躯。不怕满途荆棘，困难重重。誓愿献身大众，作解放的前锋。"我请黄友棣先生配曲，曲配成了，他把歌词中的"新"字取消，"大众"二字改为"民族"。但我不受音调的影响，仍照原词教唱。对新的一代，不但要使他们认识抗战，投入抗战，还要使他们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呵！

佛山沦陷，博文小学随之结束。但这一首校歌，至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在英德县黎溪乡大坪小学任教时，又把它改为该校的校歌，继续传唱着。

探求真理，颗颗红心向延安

抗战初期，国共第二次重新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时期。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东敌后作战。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到了国民党统治区来了。人心振奋，佛山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过去是宣传抗日救亡有罪，现在掀起了救亡运动热潮。过去是鲁迅、茅盾、郭沫若的著作都列在查禁范围，现在是大批进步书刊、杂志、报纸以至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延安的“群众”杂志，都摆在书店出售，摆在学校的图书馆内任人阅读。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面对着大量的进步书刊，可以公开地（而不是偷偷地）自由阅读，该是何等高兴啊！

早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还在广州南海中学读书时，我就与庞之建，骆崇孝等人共同地学习和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当时的“读书生活”等杂志。抗战开始，返回佛山以后，我又在寻求志同道合的研究革命理论的同志。在博文小学里，我和杜路，庞之建二人，就经常聚谈学习心得，共同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庞之建那时转学于省一职，有空返佛山来便到学校聚谈。离开佛山时则经常给我寄来他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体会。还有程颂文同志，她是去延安未成而到佛山来的，经常看政治经济学书籍，她读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本呢！水平较高。我常向她请教。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没有名称的学习小圈子了。

在南海一中，我有个同学叫苏干华，初中毕业后转入南海师范读书。他和我一样，都是由爱好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